

百草夜行

Bai
Cao
Ye
Xing

米螺等
著



最是人间留不住，红颜老，爱别离
今有一株药，草木皆有情，足以愈情伤

十五颗草木之心，十五段红尘之恋

世间有药房名百草堂，愈神愈仙，愈人愈己
寂寂寥寥，百草夜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Cao
Ye
Xing

百草
夜行



米螺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草夜行 / 米螺等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00-2222-5

I. ①百… II. ①米…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93720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 I 期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 名 百草夜行
作 者 米螺等
出版人 姚雪雪
总 监 制 杨翔森
责任编辑 王俊琴 李梦琦
特约编辑 段金燕
封面设计 小 鱼
版式设计 李映龙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2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222-5
定 价 29.8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15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001	枫香阿芷
022	参商永离
039	蝉蜕
058	他在深秋，予我春光
077	白芍将离
097	千年话相思
114	朱砂几多红
129	我有辛夷为君开
150	昔年不悟
169	尽君今日欢
189	岁岁梦太平
207	遇萤
227	子不言
248	迷迭二十四时
268	何以成双

枫香阿芷

FENGXIANG
AZHI

文/米螺



【序】

陆离接掌百草堂的时候，阿芷已经独当一面了。

她年纪虽小，却极为干练、老成。因栖身凡间，不得多用灵力，陆离原以为凭老头子那泛滥成灾的善心，这药堂断然是赚不了什么大钱的，料想门面必定破败松垮，寒碜得紧。

没想到，门面装修虽然简单大方，但是跟寒碜也扯不上关系。

他在还算舒适的厅中坐了片刻，红衣少女便捧着几沓保存完好的账册摆在了他面前。

“这是近五十年来账的账务明细，您请过目。”少女不卑不亢，尤其显得他嘴里含着一颗糖葫芦的模样吊儿郎当。

陆离默默地将二郎腿放下，随手翻开最上头的一本，这一看之下，心中生出几分赞赏来。

账目清晰，数据精准，入账几何，出账又几何，蝇头小楷，一目了然！

混迹于心性各异的凡人之界，懂得拿捏人性的弱点，又善于经营之道，这样的姑娘家，如何不是块宝！

论药性，阿芷在百草堂中一直不算最出色的一味草药，唯独心性最适合打理门面。

阿芷在一旁提醒：“阿芷此前已完成所有分内之事，今后百草堂由公子接管，一切人员调度也由公子分配。”

陆离淡然一笑：“我傻吗？放着这么能干的管事丫头不用，非得给自己找罪受？”

阿芷像是早已预料到会被留任，也没推却，又行了一礼：“多谢公子。”

“你倒是从善如流。”

少女像是听不出他的嘲笑，只低头道：“阿芷需要这个身份。”

后来陆离才知道，阿芷守在这里，是在等一个人，等一个因她而需受百世轮回转生之苦的人。

百草堂，顾名思义，可御百草，以此治人，也解惑纾难，度世间万般悲苦。

她于此处积攒福泽，只为替那人减轻罪责，夜以继日，年岁冗长，等待成了她唯一的念想。

【第一章】

大豫五年九月初六，时值秋猕。

望月林外遥遥行来一支威风凛凛的狩猎队伍，深色的旗帜随风舞动，阵列浩浩荡荡，很是壮观。

阿芷站在望月林前，和姐姐陌桑道别。

“阿芷，你且记着，一旦拿到玉衡琥珀就尽快回来。”陌桑低声嘱咐，即将为人母的她，眉眼之间尽是温柔。

对比之下，一身红衣的阿芷还是少女模样，纯洁而天真。

“阿姐放心，那个白盏怎么说都只是个凡人，我肯定速去速回！”阿芷抬头看了眼天色，日头刚上，穿透阿爹布下的结界，在脚边洒下点点光亮。

阿爹的灵力果然薄弱了许多。

“若不是我有孕在身，无论如何我也是不会让你去冒险的，可眼下阿爹急需玉衡救命……”

“阿姐你好好养胎，我会见机行事的。”

“你从未出过望月林，此次事出突然，也是万不得已，你莫怪阿姐狠心。”大约孕期中的女人总是多愁善感，陌桑说着说着便落了泪，“我们一族如今只有你能担此重任……”

阿芷讪笑：“阿姐，我再不济也不至于斗不过一个凡人吧？”

说来惭愧，作为药草精灵，枫香一族占着一席之地，却是有些尴尬的。他们药性不算顶尖，灵力也只是平平，除却枫香脂能治牙疾之外，便只能发出一些鬼

鸣声，吓唬吓唬那些飞禽走兽。

幸好阿爹勤修苦练，堪堪多备了一项技能：可通过探魂之术，识未卜之前程，推难断之命数。放在人界，就是会算命。

如今，最是厉害的阿爹都被修道士重伤，枫香一族怕是会招来祸端。

而望月林虽然灵泽盛然，也未必能立刻将阿爹治愈，唯有族中流落人界的玉衡琥珀凝结着千百年的灵力，可助阿爹平安度过此劫。

探听之下，得知玉衡几经易手，现正在一个叫白盏的人身上。陌桑尚在孕期，阿爹之事又不能太过声张，眼下能去取来玉衡的确实唯有阿芷。

因此，这一趟人界之行，阿芷势在必得。

出发前，阿芷凝神又给结界加固了一层，虽然不至于耗损内丹，但也让她颇有些疲累。所以，她捏了个诀飞身出林后，也只能行出一段距离，竟好巧不巧地落在豫朝皇帝的龙辇之上。

“来人！护驾！”

阿芷刚爬起来，就听到几声呼喝，紧接着便是刀剑相接，铮铮之声不绝于耳！

不是吧，这么倒霉？她才出来就遇上行刺的了？还行刺当朝皇上？！

阿芷心下一惊，挪着身子往下看，只见禁卫军和刺客已经杀成一片，黑的、白的身影战成一团。

刺客个个武艺高绝，禁卫军节节败退。

阿芷看得直摇头，这么下去，怕是要改朝换代了。

眼前一晃，一抹玄色蓦地加入其中。

只见他身姿矫健，在混乱的战局中游刃有余地周旋游走，一把长剑在手，端的是见神杀神、遇佛弑佛。

“玉衡琥珀……”阿芷看得起劲，目光忽而落在那玄衣男人的腰间。

没有错，阿姐给她看过玉衡的样子，就是垂在这人腰间的那块！

莫非这个人……就是白盏？！

“哈哈！”阿芷险些要笑出声来，心想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被白盏护在身后的大约就是当朝皇上了，相貌方正，看起来也有三四十岁了，本该是淡定从容的年岁，何况他身为九五之尊，但此刻的皇帝毫无威严，竟像个童稚小儿般躲在白盏身后瑟瑟发抖，不断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白将军！救朕！”

“白将军！刺客在这边！”

“白将军！朕甚是害怕！”

一声声叫喊惹得白盏有些分神，一回身便被刺客划伤了手臂。

阿芷抽了抽嘴角，这软弱的皇帝……还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不过白盏受了伤也好，有助于她更快地取回玉衡。

“哎呀！”阿芷正高兴呢，领子突然被人一提，整个人猛地悬在了空中。

她这才发现隐身幻术已经失效，现在自己正大大咧咧地趴在龙辇之上，在一众单色之中，她这抹火红简直太鲜艳醒目。

来人拿着刀架在她脖子上，阴沉沉地警告：“别动，小心你的脖子！”

阿芷弱声道：“阁下，其实我只是个看戏的。”

“闭嘴！”刺客显然不想跟她废话，冲着下方高喊，“狗皇帝，看看吧，这女人可是你的爱妃？”

阿芷蒙了：“爱妃？”

“什么爱妃？”跟阿芷一样蒙了的还有那胆小如鼠的皇帝，以及皱眉不语的白盏。

【第二章】

“朕……没有带妃子出来啊……”皇帝颤颤巍巍地从白盏身后探出头来，阿芷一听，险些气得吐血！

这傻子，难道看不出来刺客是认错人了吗？知不知道什么叫缓兵之计！这么说是会害死她的啊！

空气中有一瞬的凝滞。

挟持她的刺客也陷入了短暂的尴尬、沉默中，阿芷明显地感觉到他在轻轻地发抖，也不知道是跟她一样被气的，还是因为这上头风太大被冻着了。

“放开她。”

一道淡淡的声​​音随风传来，阿芷只觉得这声音宛若天籁，好听得紧。

“萨格朗，降了吧，你已无路可退。”

白盏朝这边走来，所过之处，已是叠尸累累，这一战，终归是他赢了。

只是，阿芷却无辜地沦为刺客首领最后的筹码。

她有些戚戚然地看着白盏，只见他立在龙辇之下，微仰着头，这般定定地看过来的时候，眉目冷厉，眸光深沉，连刀锋般抿紧的薄唇都透着杀伐之意。

“白盏，枉我敬你是英雄，没想到你竟然为狗皇帝卖命！”萨格朗被揭穿身份，顿时恼羞成怒，手上用了力，剑锋划过阿芷柔软的颈项，阿芷忍不住龇牙咧嘴：“消消气，消消气……”

萨格朗低吼：“安分点！”

阿芷委屈地撇了撇嘴，一双泪盈盈的眼默默地看着一袭玄衣的白盏。

当下，她也只能朝白盏求救！

“白家世代为臣，忠心侍主是我本职。”白盏无比淡定，好像阿芷根本不存在，他只是在劝服一个已是穷弩之末的人趁早缴械投降。

“那你又可知道，你忠心侍奉的主子将我阿姐掳进宫中，却丝毫不怜惜，任由我可怜的阿姐被那些后宫女人活活折磨死？她那时已经怀有身孕，一尸两命！这个仇，我萨格朗拼死也要为她报！”

萨格朗很激动，连带着阿芷也很激动：“对对对！一定要报！我跟你说，我阿姐也怀有身孕，若有人胆敢伤害她，我也会和你一样跟那人拼命的！你没有做错！我支持你！”

这一番话，情意真切，萨格朗听闻后蓦地愣住了：“你……”

阿芷的视线迅速扫向白盏，无声地提醒——就是现在！

“嗖——”白盏仿佛早有准备，一柄长剑破风而来，直直插入萨格朗的胸口！

猝然倒下的人从龙辇上滚下来，阿芷也双腿一软，险些跌下去。

白盏割下一截衣角，动作随意地包扎手臂上的伤口，如果阿芷能再看一眼，就会发现那狰狞的伤口其实早已自动愈合，他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慢条斯理地做完一切后，白盏这才抬头望着她。

“此事已毕，不知姑娘又是哪方派来的？”

【第三章】

“该死的白盏……”

潮湿阴暗的天牢里，蛇虫鼠蚁爬得到处都是，阿芷一边怒骂，一边咬破手指，狠狠心捏个诀，在身周画了个圈，那些东西便只能在圈外爬行。

那一日，白盏问她是哪方派来的，她无法回答，便被禁卫军架来了这里。显然，她这是被当成另一拨刺客了。

可是，那个男人能不能动脑袋想想，哪有刺客像她这样明目张胆地趴在人家龙辇上，还穿着一身生怕别人看不见的大红色外衣的？

阿芷越想越气愤，现在别说去拿玉衡琥珀了，她连脱身都难！

药草精灵身袭天地灵气，顺应天数，在凡界不能轻易使用灵力，就现在这个保护圈，已经足够让阿芷胆战心惊了，若是再用灵力逃出去，恐怕日后会遭更大的反噬。

她才修成人形没多久，还没享受过大好时光呢。

“哐当——”锁链摇晃，牢门突然被打开。

白盏一身白衣，立在门边。

光线晦暗不明，这陡然出现的一道白色便亮得有些晃眼。

他换了身衣服，又未束发，只简单地将长发束在身后，身躯修挺，阿芷乍一看还没认出来。

“听说你要见我？”视线在地上掠过，发觉那些仓皇逃窜的蛇鼠虫蚁无一敢近她身，白盏眼底波澜微动。

“对！我就是想问问你！”阿芷认出他，唰地一下爬起来，猛地冲过去，原想霸气地抓住他的领口，碍于身高差距，也只能逮着他的衣角泄愤。

“你这个大傻蛋，我看起来像刺客吗？我没事为什么要刺杀你们的皇帝？我闲得慌吗？”

“那你从何而来，为何会出现在那里？”干净的衣袍被她这么一扯，立时污了一片，白盞眉头轻皱，反扣着她的手腕，一探之下，眉头皱得更紧。

——确实，未藏利器，身无二两，也探不出一丝内力……

“我……我家就住那附近，不行吗？”她可没说谎，她家确实就在望月林，一大片的枫香树都是她的亲人、族人。

“圣上秋猕，该是举国皆知的事，怎么你父母不曾告知你，这几日不得在那一带出入？”

“我……”阿芷一时答不上话，只能干瞪着眼。

白盞见阿芷瞪着清澈的眼，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自己，心下一愣。很多年了，第一次有人能这般大胆地和他对视。

“因为我仰慕您啊。”小姑娘突然软软地来了一句。未及反应，白盞便觉得腰间缠上了一双小手，而后香软的娇躯入怀，直撞得他退后半步。

和这暗湿潮闷的牢房不同，她身上竟有清雅的草木香气。

白盞陡然感到胸腔处阵阵发热，这异样之感让他没能及时将阿芷推开，由着她赖在怀里撒娇：“阿芷仰慕将军风华，只想趁秋猕日偷偷见您一面，没想到太不凑巧，正遇上行刺的，还险些……”

阿芷从前可没少看阿爹带回的人间话本，这些桥段，她自然信手拈来，说话间，已是嚶嚶垂泣，看得门外的两个狱卒啧啧称奇。

她漏洞百出的作答，让白盞甚至怀疑自己会出现在这里，也是脑袋出了问题。但不知为何，怀中少女越是不肯说实话，他便越想将她的来历探个究竟。

“喏……”到底是权倾朝野多年的大将军，这点小把戏，他应对得从容不迫，一声轻笑后，顺势将阿芷抱起，转身朝外间走去。

“既是如此，本将军就勉为其难收了你吧。”

“咦？”阿芷才刚刚挤出两滴眼泪，一听顿时傻眼了。

他这是……要带自己出去了？

等一下，什么叫……收下你了？！

【第四章】

合着那些仰慕白大将军的姑娘，最后的下场都如她这般惨淡？

阿芷怨恨地抓起一把干草，塞进一匹棕色大马嘴里。她还以为，凭她的容貌，既然白盞有心收留，怎么也该是个贴身侍女呢。

到时候，她再加把劲，来个红袖添香、柔荑捶肩什么的，早晚能逮着他不设防的时候取走玉衡琥珀。

可是……她被安排在马厩养马！

“你可知足吧，前些天礼部尚书的女儿也当街向将军示爱来着，你猜她的下场如何？”棕色大马边嚼着干草，边摇晃着大脑袋同阿芷聊八卦。

阿芷无精打采地问：“如何？”

“嘿嘿，咱们将军就直接骑着我过去了，无视啊，直接无视啊！这天底下哪个姑娘家能忍受这般无视？”

“那也总比被丢到这里强。”阿芷无奈地戳着干草堆，显然并没有被激励。

老马恨铁不成钢：“你这个傻丫头，你好歹近水楼台呀！”

“可你家将军不是挂在天边看得见的月，是压根儿就见不到人影呀！”

阿芷一提这个就来气。要说白盞安生地待在将军府倒也罢了，反正不过一个宅子，她怎么也能找到机会和他见上一面，可据说他自天牢回来之后，便进了宫，仔细算算，已有五日未归了！

这五日里，阿芷同整个将军府里的花草动物都探听了个遍，但无一草一物知晓玉衡琥珀之事。想来这世间多数人不认识那圣物的，难怪白盞将玉衡悬在腰间都没引来歹人的觊觎，算他命大。

“怕什么？有我老马在，将军的行程，我自然会一一告诉你。”老马受阿芷

喂养这些日子，怎么也要有所回报。

“下个月将军将会护送公主去西疆和亲，你大可扮成侍女随行，漫漫长途，还怕没机会吗？”

阿芷眼神一亮：“当真？”

“你在和谁说话？”

五日未见的白盞忽然出现在马厩旁，见这丫头一个人喂着马都眉飞色舞的，和之前对着自己悲戚示爱的模样判若两人。

“白盞！”阿芷丢下草奔向他，“你总算回来了！”

她抓着他的袖子摇啊摇，将他洁白的衣袖弄出一片脏污。白盞深吸一口气：“怎么，这些天可有想出别的招数？”

他晾着她，只等着她主动招出幕后之人，没想到她倒过得逍遥自在。

“招数？”阿芷歪着头，忍不住视线缓缓下移，突然大惊失色道，“你……你挂在这里的东西呢？！”

玉衡琥珀怎么不见了？

【第五章】

“你放哪里去了？”

阿芷吓得在他身上一边到处翻找，一边碎碎念：“对你们来说就是个挂饰，可对我们来说可不是啊。这人间听说任何物事都是要用银子买的，我这几天也积累了点，不知道能不能买下来……”

“你嘀嘀咕咕地在说些什么……”

白盞见她一惊一乍的，也不知道她在慌些什么，刚想问话，察觉她探手过来准备扒他的衣服，立时迅疾地扣住这双不知羞耻的手。

肌肤相贴，呼吸相缠，胸腔之内那股奇异的热意再次升起，白盞竭力控制住身体的异样，冷下脸来：“你到底是谁，接近我有什么目的？”

一个不知来历的小姑娘，偏生性情还这般跳脱无度，且不说他是豫朝的靖武

大将军，就算是一个普通男子站在她面前，也容不得她这般动手动脚，还要直接上手脱衣！

哪样的女人他没见过？再是风情万种，也不至于这般不识相，明明已经给足了机会让她坦诚交代，她却好似格外不解世事，连被丢在马厩也能活得恣意，如此一来，倒显得他小气计较了。

阿芷哭丧着脸道：“你之前不是有一块琥珀挂在腰上的吗？”

白盏神色微变，眼神渐渐沉静下来：“你是为那琥珀而来？”

“……”

怪不得阿姐说凡间的人不好对付了，他居然这么快就猜到她的来意了！她表现得很明显吗？

“我就是觉得那东西好看……”

阿芷支支吾吾的，没有发现白盏看向她的眸光更加深沉。

原来如此，这不来则已，一来竟如此狠准。

除却已经丧智的卫天霖，鲜有人知道那块琥珀玉对他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世人只知，五年前那场宫廷剧变，让当今的皇上卫天霖变成了弱智小儿，朝野内外岌岌可危。泱泱大朝而今只靠他白盏将军一力护君，征战南北，平定四海，以赫赫战功为卫家撑着这个天下。

但无人知道，白盏早就死了。

现在的他，只是一缕孤魂，是亦君亦友的卫天霖用四十年的心智寿命，从一个将死的修道士手里换来琥珀神玉为他重铸精元，才有了现在战无不胜的白盏。

他这具躯体早已作古，之所以还强行存活于世，无非是因为内里住了一个承载使命的魂魄罢了。

萨格朗当时问他为什么要为卫天霖卖命，他只说忠心侍主是本职，但没说出，这俨然还是一种无法推拒的责任。

五年前，一向健朗的先帝意外驾崩，他和卫天霖刚平定西南叛乱，骤听噩耗，连夜赶回，却遇上埋伏在宫外的奸相刘仁甫及其同党的围剿！

那些叛党乔装成流寇，实则都是刘仁甫高价招来的江湖高手！

一番浴血厮杀之后，叛党虽被铲除，但他也因护卫天霖回宫而身受重伤！

白盞忽然有些记不起那时的疼痛之感了。

他只记得身上每一处都有或深或浅的伤口，血，从豫城外的官道一路延伸到巍峨高耸的大昭宫，再从高门矗立的宣晖殿漫渗到先帝起居的寿安殿。

那一夜，是血色的夜，是天家余孽被彻底清扫的夜，也是旧朝陨落、新朝诞生的夜！

他看着这些年来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卫天霖在众臣的拥立之下站上高阶。

身体透支倒下去的瞬间，他也看到那天上密布的繁星格外璀璨。

而当他再次醒来时，他已是这般不人不鬼的模样。

卫天霖重情重义，强行为他逆天改命，他又如何能辜负这份沉重的托付？

然而，这些年来，他只顾着去保护卫天霖、守卫大豫江山，倒是忘了，竟还有贼心不死的人是冲着他来的！

【第六章】

阿芷不知道自己随便这么一说，已经让眼前的将军把自己列为一等危险人物。她还想再问玉衡琥珀的下落，突然感到脖子上一凉，悲哀地发现自己又被人持刀相向了！

白盞握着剑缓缓迫近：“你既是为了琥珀神玉而来，必然知道我为何要杀你。我且给你最后的机会，说，背后之人是谁？”

阿芷一阵无语。

“不说也无妨，只要神玉不离身，这世上无人杀得了我，而我，要捏死你简直易如反掌。”

阿芷呆住了：“你真要杀我？”

她可什么都还没做啊！

“白将军！”

阿芷被这莫名其妙的转变搞得欲哭无泪，有人忽然捂着脸奔进来，正是阿芷

之前见过的皇帝卫天霖。

他一见到白盞，就跟迷路的孩童见到父母一般，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呜呜！白将军，朕牙疾又犯了！好疼好疼啊！”

卫天霖从小就患有牙疾，分明是小病，却让太医们束手无策，他们用尽法子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年岁渐长，作为七尺男儿的卫天霖自然能受得这小小的痛意，可如今他只有五岁弱儿的心性，又贪吃至极，屡教不改，每每牙疾来犯，便会痛哭流涕，在地上直打滚。

白盞教会他不能在大臣们面前哭泣，所以每次发病，他就只能来找白盞哭诉。

譬如现在，卫天霖捂着脸哭得满脸泪痕，却顶着一张方正英气的脸，看上去十分滑稽！

“白将军，你快帮帮朕！”卫天霖扑过来跪在地上，抓着白盞的手摇啊摇，将白盞另一边还算干净的衣袖也弄得一片污秽。

白盞低头看着他蛮横无理的模样，想到的却是昔日里他如父如兄地教习自己识字读文、骑射剑术、武功谋略的情形。

白家世代忠臣，白盞的父亲在拥立先帝登基时殚精竭虑，终于油尽灯枯；母亲同父亲情比金坚，也早早地随父亲去了。

白盞自幼年起便无父无母，是身为太子的卫天霖将他带在身边，把他抚养成人。

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情如何能偿？

逆天改命的信任又该如何相报？

离得近，阿芷清晰地看到白盞眼里闪过一丝痛楚，她福至心灵，举起手来：“其实……我会治牙疾。”

房间里时不时传来卫天霖的哀号声，白盞站在门外，几次想冲进去，却又想起阿芷先前神色严肃地叮嘱：“我这门手艺是祖上传来的，不能外传，你就在外